



野客叢書卷第七

長洲王楙

拾遺記言傳說

王子年拾遺記殷湯門載傳說賃為赭衣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卦歲餘湯以玉帛聘而為阿衡僕謂湯所聘者伊尹而傳說起於高宗之世相去二十來世如此之遠而此言湯時傳說云云無乃誤乎

二書中言錫字

劉禹錫嘗曰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

逢寒食春來不見錫疑此字僻因讀毛詩有瞽注乃知六經中惟此注有錫字僕觀揚雄方言有此一字觀樊籛傳三歲獻甘醪膏錫知漢人嘗有此語又考周禮少師掌教簫注亦有錫字則是錫字六經中不但詩注有此一字又見於周禮注矣禹錫所言是未深考僕因觀唐人詩集有曰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此宋考功途中寒食詩也有曰嶺表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洛中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此沈佺期詩也禹錫舉考功馬上逢寒食之言而綴以佺期春來不見錫之句是又誤以二詩爲

一詩言耳然則春來不見錫乃佺期之句非考功之作也

損益前人詩語

詩眼曰沈佺期詩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子美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不免蹈襲隨筆曰子美詩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風樂天詩巫山夜足沾沙雨隴水春多逆水風白用杜句如此僕謂此非襲用前人句也以前人詩語而以己意損益之在當時自有此體不特此二者如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而王維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

木轉黃鸝薛據詩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而子美詩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劉長卿詩柳色孤城外鶯聲細雨中而武伯蒼詩千條翠柳衡門裏百轉黃鸝細雨中增前人之語者如此又有損前人句語者如王維詩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而杜子美詩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是也全用前人一句而以己意貼之者如沈雲卿雲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而子美則曰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是也有以前人五字句衍爲七字句者如沈佺期詩秦地平如掌而李白詩秦

川四面平如掌是也李肇謂王維好竊人對范元寶謂老杜不免蹈襲斯見謬矣抑又考之沈佺期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此語又有所自觀陳釋慧標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王逸少詩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游得非祖此乎杜子美詩曰春水船如天上坐李白曰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盧懷謹曰樓臺影就波中出日月光疑鏡裏懸是皆體貼此意

韓李設論

韓退之自薦書曰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

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李翱薦所知書曰茲有二
人借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賢者行則常常之人日來矣况
其待常常之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二公均以是意設諭別白是否其理明甚非老於文筆者不
及此

韓用杜格

杜子美逢李龜年詩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
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韓退之

井詩曰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曾窺寒泉百
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暘歿時杜詩老妻畫紙爲碁局
稚子敲鍼作釣鉤韓詩已呼孺人戛鳴瑟更遣稚子
傳清杯因知韓詩亦自杜詩中來儲光羲詩孺人善
逢迎稚子解趨走孺人對稚子又出於江淹恨賦

承露絲囊

懶真子讀杜牧之詩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
已無謂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承露可以承露
乎此不可解僕謂懶真是未深考按華山記弘農鄧
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絲囊盛栢葉露食之

此事在漢武帝之前是以武帝於其地造望仙等宮
觀又觀梁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八月旦多
以錦翠珠寶爲眼明囊因凌晨拭目唐人千秋節以
絲囊盛露亦襲其舊正八月初故事

不識撐犁事

緇素雜記云永叔代王狀元謝啓陸機閱史尚靡識
於撐犁枚臯屬文徒自成於骯髒沈元用啓讀撐犁
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慙寡學陸機不
識撐犁事竟不知載何書僕謂此見玄晏春秋曰予
讀匈奴傳不識撐犁狐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

之奴曰撐犁天子也言匈奴號撐犁猶漢人稱天子
也於是曠然發寤其事亦著藝文類聚類要諸書然
則不識撐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歐公謂陸機得
非別有所據乎

豹文鼯鼠

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鼯鼠漢武帝時得此孝廉郎終
軍知之賜絹百匹其後如崔倕佗劉士玄之徒皆知
其說唐藝文類聚亦云終軍知豹文鼯鼠武帝賜絹
百匹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竇攸
家傳光武宴百僚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

之惟竇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謝啓曰雖賈逵之頌神爵竇攸之對鼯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卽此事而誤以爲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亦謂竇攸

紫荷囊

前輩謂尚書紫荷囊事案晉志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綴之外服加於肩上又梁史周舍問劉杳尚書着紫荷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持橐囊也荷乃負荷之荷以讀爲平聲遂有此誤雖歐陽文忠公

宋景文公有所不免僕謂不然紫荷囊事其說已久非歐宋之誤也觀唐類表有云佩蒼玉負紫荷歐宋之語豈無自邪僕因考之沈約宋志蕭子顯齊志皆謂紫袷俗呼曰紫荷或曰負荷以行隋志曰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尚書右荷是則紫荷之說自晉宋以來有之劉杳謂持橐簪筆出張安世傳不知出於趙充國傳漫錄謂左荷右荷出隋樂志不知出於禮志

五技之鼠有二

今讀荀子鼯鼠五技而窮爲貓鼠之鼠唐藝文類聚

亦編入鼠門僕考之乃螻蛄非鼠也案本草廣雅皆謂荀之鼯鼠為螻蛄一名碩鼠易晉如碩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注云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藏身能走不能免人荀子鼯鼠五技而窮竝為螻蛄也而魏詩碩鼠刺重斂傳注皆謂大鼠則爾雅所謂碩鼠關中呼為鼯鼠陸機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木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然則螻蛄與此鼠同名碩鼠皆有五技但螻蛄技窮而此鼠技不窮故耳

陸農師埤雅謂五技而窮者為飛生與諸說不同

鷹犬諭人

頌人之美以飛走比況者有之不過用麟鳳虎豹鷹鵬之類而已然罕有以犬為美況者觀後漢張表碑云仕郡為督郵鷹撮盧擊此何理哉今人以掾曹取媚上官奔走為用者為鷹犬乃知亦有自云

陳平用張辟疆計

世稱良平之智而良之智實非平之所能僕嘗著良平論辨之詳矣茲不復論因閱前漢外戚傳見張辟疆勸陳平進用台產輩以解呂后之憤乃信有乃父

風當惠帝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
爲侍郎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
不哀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
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
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
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乃哀夫陳平至
是時亦已老矣其平生用智至此亦可謂熟矣然受
教於張辟彊十五歲之子從容解呂后之憤是平之
智不惟不及其父且不及其子遠甚揚子雲美辟彊
之覺陳平而李德裕非之僕謂辟彊正料台產庸材

有不足慮故使之暫掌二軍使其材不可制決不出
此計矣有以見辟彊術高詩曰是以似之辟彊之謂
與張良傳末但言子不疑嗣侯不聞辟彊之名何邪

杜荀鶴句

高齋詩話曰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
正好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歿前休僕考荀鶴詩元
有是對其詩曰南來北去二三年去年來兩鬢斑
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歿前閒退之易閒字爲
休字耳退之在前荀用其語僕謂誰人肯向歿前休
與誰人肯向歿前閒二句皆當理然豈可誣舉世之

人盡從愁裏老邪蓋有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但不
多耳不若曰浮世多從忙裏老

蘇黃互相引重

漁隱云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爭名互相譏誚
東坡謂魯直詩文如螭蟬江珧柱格韻高絕盤餐盡
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曰蓋有文
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殊
不知蘇黃二公同時實相引重黃推蘇尤謹而蘇亦
獎成之甚力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
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詩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

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其互相推許如此豈爭名
者哉詩文比之螭蟬江珧柱豈不謂佳至言發風動
氣不可多食者謂其言有味或不免譏評時病使人
動不平之氣乃所以深美之非譏之也文章妙一世
而詩句不逮古人此語蓋指曾子固亦當時公論如
此豈坡公邪以坡公詩句不逮古人則是陳壽謂孔
明兵謀將略非其所長者也此郭次象云

陳文惠詩句

張文潛云陳文惠公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
魚香言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本見皆作

香字魚未爲羹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松江詩話
曰魚雖不香作羹芼以薑橙而往往馨香遠聞故東
坡詩曰小船燒薤搗香薹李巽伯詩曰香薹何處煮
鱸魚魚作香字未爲非也僕謂作者正不必如是之
泥劉夢得詩曰湖魚香勝肉孰謂魚不當言香邪但
此鱸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味
耳非必指魚之馨香也張右史之說旣已失之而周
知和乃復強牽引蘇黃二詩以證鱸魚香之說且謂
芼以薑橙往往馨香遠聞其見謬甚所謂道在邇而
求諸遠鱸魚香字比鱸魚鄉甚覺氣味長更與識者

參之

割名割炙

漢書載揚雄解嘲曰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
割名於細君師古注謂以肉歸遺細君是割損其名
而文選載此文則曰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良注謂方
朔拔劍割肉以歸炙亦肉也二說雖不同皆通於理
漢書又曰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師古注謂宛屈也固
閉也而文選則曰欲談者卷舌而同聲翰注則又曰
同聲謂猴衆言舉而相效也而方言所載則曰含聲
而寃舌漢書張耳傳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而

史記謂外黃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嫁張耳二義不
同漢書李廣傳載程不識語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
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爲之歿我軍雖煩擾
虜亦不得犯我而史記所載則曰李廣軍極簡易云
云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歿而我軍云云以李
軍對吾軍而言士卒佚樂故咸樂爲之歿讀史記之
文知漢書爲疎鹵也

唐壞麻事

唐書曰陽城爲諫議大夫帝欲相裴延齡城曰脫以
裴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會要曰延齡儻相吾

惟抱白麻慟哭世說曰李甘爲侍御史鄭注求入相
甘言於朝曰宰相代天理物注何人敢茲叨竊白麻
若出吾必壞之會要又曰景福二年以李磻爲相宣
制日知制誥劉崇魯抱其麻而哭之乃授磻太子少
師

蕭張封地

鄼有二地名屬南陽者音贊屬沛郡者音嗟按茂陵
書曰蕭何國在南陽是則蕭何封贊明矣而沛有泗
水亭班固銘曰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就封
於鄼誤以爲沛地之嗟矣楊巨源詩曰請問漢家功

第一麒麟閣上識鄼侯姚合詩曰鄼侯宅過謙賈島
詩曰往歲鄼侯鎮諸家皆承此謬劉晏歲輸至天子
曰卿朕鄼侯也唐書釋文鄼南陽縣名則盱切此正
得之留亦有二地名一彭城之留一陳留王叔原諸
家所考子房所封乃彭城之留僕考張良碑正在彭
城之留子房廟中東漢時所立知叔原等所考為信
然而樂史寰宇記引城冢記乃謂張良封陳留侯食
邑小黃一萬戶此說謬矣范石湖留侯廟詩注曰自
宋武下教修復時其失已久漫錄謂徐州沛縣今留
城鎮有留侯廟存焉

地理訛舛

載籍之間所言地理訛舛甚多不可勝述姑舉數端
漢文帝封淮南王長子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應劭曰
廬子國廬子國即廬戎之地按左傳廬戎自在宜城
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為廬江之廬矣楚之熊繹所
封丹陽正南郡枝江之丹陽而西漢志注乃以曲阿
之丹陽為楚所封舜漁雷澤正城陽之雷澤而周處
風土記乃以吳之太湖大雷山小雷山為舜漁之所
子胥之胥山在嘉興東南而張晏乃以太湖之承胥
二山為子胥之山李白讀書於匡山正綿州大匡山

小匡山之處而寰海記舊注乃指江州匡廬山為白讀書之所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左傳曰王以田江南之夢則知雲在江北而郭璞注爾雅乃以岳陽巴丘湖為楚之雲夢後漢樊丹封謝陽侯正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之謝地也而傳乃以為射陽按射陽在山陽西即高祖封項纏之地非丹封地也樊毅碑曰謝陽之孫此可驗也

鞅挾三術

漢書載賓戲曰商鞅挾三術而鑽孝公應劭注謂王霸富國強兵為三術師古注謂王一也霸二也富國

強兵三也僕謂三術者帝道王道霸道商君說秦孝公用此三術也事見本傳雖繼之以富國之說即霸者之用耳鑽者取必入之義是說得之張曲江詩曰既聞持兩端復見挾三術又曰雖致負乘器初無挾術鑽正用此事今人懷所製求上官知者目曰鑽具正此義也

三公詩句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姚合詩驚飈墜鄰果暴雨落江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

野客叢書

第七

長洲吳曜書
姚舜卿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八

長洲王楙

南嶽首陽歷山塗山

張翠微云南嶽有三一衡陽之衡山二廬江之霍山
三舒州之灊山漢武帝以衡陽遼曠故移其神於廬
江今土俗皆號為南嶽又九域志云舒州懷寧縣有
灊山為漢之南嶽一名天柱山即漢武登灊天柱山
是也僕謂南嶽有二也非三也舒之南嶽即廬之南
嶽非有異也案廬州古廬子國即春秋舒國之地張
揖廣雅曰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曰天柱在廬江潛

縣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天柱亦爲霍山是則霍山
與天柱一而已南嶽豈三邪首陽山有三一蒲阪二
隴西三洛陽論語注以蒲阪爲夷齊所餓之地以僕
考之洛陽者爲是阮瑀弔伯夷曰適彼洛師瞻彼首
陽敬弔伯夷論語注謂蒲阪非也歷山有四一河中
府二齊州歷陽縣三冀州四濮州雷澤縣皆有舜之
遺蹟翠微考異以濮陽之歷山正舜耕之所塗山亦
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鍾離縣四宣州當塗縣
皆立禹廟翠微考異以宣之當塗正禹之娶所

種田養蠶

嵇叔夜養生論曰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
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安有一畝收百
斛米之理前漢食貨志曰治田勤則畝益三升不勤
損亦如之一畝而損益三升又何其寡也僕嘗以二
說而折之理俱有一字之失嵇之所謂斛漢之所謂
升皆斗字耳蓋漢之隸文書斗爲斗字文絕似升字
漢史書斗字爲斛字字文又近於斛字恐皆傳寫之
誤左太沖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繭
注謂有蠶一歲八育僕按廣記日南一歲八蠶以其
地暖故爾俞益期牋曰日南蠶八熟張文昌桂州詩

曰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此言可驗矣而海物異名記乃謂八蠶共作一繭與前說異

二老歸周

文選載此文翰注則曰太公歸文王而周業盛是爲一老不聞其二老李善引伯夷與太公爲二老誤矣且伯夷去絕周粟歿於首陽奈何云歸周也揚雄言二老亦用事之誤也僕謂翰未讀孟子及史記耳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天下

之大老而歸之其子焉往伯夷太公非二老乎史記載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而歸之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文王木主而東伐紂夷齊諫焉及平殷天下宗周夷齊恥之竟不食周粟餓歿於首陽山則知伯夷始嘗歸周不食周粟餓歿首陽乃其後來耳孰謂伯夷未嘗歸周也李翰以爲揚雄用事之誤自不深考陶淵明引孟子此數語謂出尚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詞

蒼茫作上聲

東坡詩曰蒼茫瞰奔流又曰愁度奔河蒼茫間趙注

謂蒼茫兩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先生所用乃是
仄聲蒼字廣韻音麤朗反而茫字上聲皆不收不知
先生所用出處以竢博聞僕觀揚雄校獵賦鴻濛沆
茫字音莽白樂天雪詩寒銷春蒼茫又曰野道何茫
蒼注竝音上聲近時蘇子美詩亦曰淮天蒼茫背殘
臘江路委蛇逢舊春自注蒼茫仄聲茫作仄用似此
甚多

蔡邕

蔡邕傳曰光和元年七月詔邕與光祿大夫楊賜等
詣金商門問災異邕悉心以對事悉在五行志注云

其志今亡而續漢志引蝗蟲及雌雞二事而已僕考
邕集當時答詔問凡有八事一虹蜺二白衣入德陽
門三雌雞化雄四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疾癘流行迅
風折樹五星辰錯謬六蝗蟲冬出七平城門武庫屋
壞八令邕分別阜囊封上勿漏所問邕對悉有據依
皆傳所不載傳文謂獻帝遷都長安董卓賓客欲尊
卓比太公稱尚父邕以為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之
觀集中有表太尉董公為相國一表其詞甚切謂卓
功參周霍而止於三事無異於衆宜以為相國位在
太傅上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亦傳所不聞乃知異

時卓為相國正邕之所啓也

僧孺徐昕佚事

南部新書云牛僧孺三貶至循州本傳不言漏略也僕驗牛公墓志與夫神道碑知新書所說信然墓志云河南少尹呂述與李太尉書言劉稹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長史神道碑亦云素忌公者媒孽公與劉從諫反上怒旬月三貶公至循州長史僕又觀韓雲卿所撰徐昕碑云昕為并州錄事參軍相國姚元之為法曹部人誣元之以反狀天后臨朝方樹刑威詔公

按詰公表直之則天大怒將貶鼎鑊終能辨正而出昕有如是偉操唐史不載其事昕即有功從弟也有功能全仁恕於雷震之朝史氏甚見嘉美而昕事亦然沒而不載可謂得於其兄失於其弟也

誤引畢萬後

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流裔畢萬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向注秦有王離王翦漢有五侯是揚聲也僕按王粲係畢公高之後畢封於魏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為氏而秦之離翦自周太子晉之後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

後此三派元不相干而此引離翦五侯為畢氏裔條分葉散失也故新莽姚之孫以姚嬀陳田王氏五姓為宗室且禁元城王氏勿與四姓為婚而已自取王訢之女魏東萊王基為子納太原王沉女皆不以為嫌蓋知此也庾信作宇文傑墓志亦有是誤文苑策問曰巨君之姓曾非馭鶴之苗

童烏已已

童烏舊說謂揚子雲之子小名有一老先生讀法言謂吾家之童為一句烏連乎字作嗚呼字讀謂歎聲也似亦理長僕觀後漢鄭固碑曰大男有揚烏之才

年七歲而夭蘇順賦童烏何壽之不將是時去子雲未遠所舉想不謬於是知童烏為子雲之子小名又觀韓退之作薛公達墓志集本云以公儀之子為我後石本作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趙德夫謂已已蓋其小字僕觀金石錄中唐人碑刻最多考其人名姓字與今本傳率多差謬或以字為名或以名為字或添減不同似此類十居七八唐距此二三百年姓字顯然著於史策者尚爾不可辨况所謂小名小字者哉此猶暗昧難以稽考南史王詢亦小字童烏

魯直詩體

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人謂此體魯直初見僕謂不然唐詩此體甚多張祐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吳興近無消息張長公貧苦寂寥貫休曰郭尚父休誇塞北裴中令莫說淮西杜荀鶴曰卷一箔絲供釣線種千林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讀之似覺齟齬其實協律

禁用黃

禁門曰黃闈公府曰黃閣郡治曰黃堂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人往往不得其說案禮記士鞮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朱門洞

啓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蓋是漢制張超與陳公牋拜黃閣將有日是也此見沈約宋志而衛宏漢儀亦謂丞相聽事閣曰黃閣或者不曉謂三公近於君故謂黃閣然名爲黃閣初非用黃僕又考南史何尚之與婢共洗黃閣益信黃閣非虛名也郡治之黃堂由春申君在郡塗雌黃以厭火災遂爲黃堂故事外臣下室廬鮮有謂黃者然服飾猶未之禁往往臣下亦通用之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黃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間因韋韜奏御案牘

禡望去紫用黃制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黃矣敕舊用
白紙唐高宗上元間以施行之制既為永式白紙多
蠹遂改用黃除拜將相制書用黃麻紙其或學士制
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所以有黃麻白麻之異
也詔晉時多用青紙見楚王倫太子通等傳故劉禹
錫詩曰優詔發青紙表亦用黃紙觀前燕錄載岷山
公黃紙上表北史邢邵為人作表自買黃紙寫送之
因知古者上下所書之紙不拘如此李肇翰林志曰
凡賜予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藤紙撫軍旅曰書
用黃麻紙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謂之青詞凡諸

陵薦告上表用白麻紙石林燕語曰唐中書制詔有
四畫紙而施行者曰發曰敕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
曰敕牒用黃藤紙敕書用絹黃紙或云取其不蠹也
東齋雜記治平間以館中書多蠹更以黃紙寫又知
易白以黃者往往以避蠹之故非專為君命而然

晉鄭焉依

左傳晉鄭焉依焉今讀為延字非焉字也然觀庾信
有晉鄭靡依之語是讀為焉字矣考顏氏家訓諸子
書焉字鳥名或云語詞皆音焉自葛洪用字苑分焉
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焉如於焉嘉客於焉逍遙

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如送句及助語當音延如
有民人焉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分爲二音
河北混爲一音然則晉鄭焉依者謂晉鄭相依耳焉
者語助而庾信謂靡依則失其義

徐彭年謬論

世傳徐彭年家範率多謬論開元錢一也謂明皇時
有富民王元寶因命鑄錢司皆書其名遂有元寶字
舉世皆以爲寶也其後又云通寶此錢背有指甲文
者開元皇帝時鑄楊妃之爪甲也僕謂二說不然按
開元通寶乃唐高祖武德中鑄所謂爪甲痕者乃文

德皇后非楊妃也其錢字文或循環讀爲開通元寶
彭年旣謂元寶字用王元寶名則是錢爲開通矣非
開元也安可指爲開元皇帝時錢邪又豈有國家鑄
錢而書王元寶之名乎彭年不知何所據而謬爲此
說僕觀玉泉子載錢文有元寶名因呼爲王元寶疑
徐誤引此

開元乾元二錢

僕嘗怪開元錢流傳至今四五百年而於諸錢之中
最佳且多因而考之唐之錢見於今者有二開元通
寶與夫乾元重寶案食貨志開元通寶高祖時鑄徑

八分得輕重小大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并
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鑪右僕射裴寂
一鑪高宗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玄宗亦鑄
此錢京師藏皆徧天下而乾元重寶錢肅宗命第五
琦鑄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
當十琦為相後命絳州鑄此錢徑一寸二分每緡重
二十斤與開元通寶竝行以一當十乾元錢惟肅宗
朝鑄而開元錢鑄於累朝所以至今尚多

事見於前

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人知馬援不知其事先見於廉

頗葬母擇萬家之地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秦
太后日暮塗遠倒行逆施人知主父偃不知其事先
見於伍子胥高鳥盡良弓藏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
見於范蠡飲醇酒弄婦女人知陳平不知其事先見
於信陵君敗軍之將不可語勇人知廣武君以此對
韓信不知范蠡以此語越人不知佞人為誰人知唐
太宗以此斥宇文士及不知魏常以此語高歡此類
至多姑舉其略案史記伍子胥傳前漢主父偃傳皆
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逆旅之於道也誤以施字為
旅字多於道二字史記主父偃傳作倒行暴施之

明妃事

明妃事前漢匈奴傳所載甚略但曰竟寧元年單于入朝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如此而已而西京雜記甚詳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入爲閼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失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竟其事畫工毛延壽等皆棄市後漢匈奴傳載

此與記小異曰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如雜記則是昭君因不賂畫工之故致元帝誤選已而行如後漢所說則是昭君因久不得見御故發憤自請而行二說既不同而後漢且不聞毛延壽之說樂府解題所說近西京雜記琴操所說近後漢匈奴傳然其間又自有不同琴操謂單于遣使朝賀帝宴之盡召

後宮問誰能行者昭君盛飾請行如琴操所言則單于使者來朝非單于來朝也昭君在帝前自請行非因掖庭令求行也其相戾如此此事前漢既略當以後漢為正其他紛紛不足深據

嵇康集

嵇康傳曰康喜談理能屬文撰高士傳贊作太師箴聲無哀樂論僕得毘陵賀方回家所藏繕寫嵇康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文選所載康詩才三數首選惟載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不知又與呂長悌絕交一書選惟載養生論一篇不知又有與向子期論

養生難答一篇四千餘言辯論甚悉集又有宅無吉凶攝生論難上中下三篇難張叔遼自然好學論一首管蔡論釋私論明膽論等文其詞旨玄遠率根於理讀之可想見當時之風致崇文總目謂嵇康集十卷正此本爾唐藝文志謂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謂何

東道主等語

自左傳有倚鄭為東道主之言後漢光武謂耿弇鄧晨等皆曰北道主人北史魏孝武謂成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於是又有南道主人之說史傳

之間獨未聞西道主之說耳又觀趙肅傳獨孤信東
討肅監督糧儲軍用不竭魏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
洛陽主人也又有洛陽主人之說容齋隨筆但引左
傳後漢東道主人北道主人語出處而不考其他

抑揚人物

抑揚人物固自有體唐史贊韓愈則曰自視司馬遷
揚雄班固以下不論也退之評柳子厚文則曰其文
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不過如此李
陽冰作李白集序曰自三代以後風騷以來驅馳屈
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揚馬何罪而至鞭

撻哉斯可謂不善品藻人物矣

阿堵此君

今人稱錢為阿堵蓋祖王衍之言也阿堵晉人方言
猶言這個耳王衍當時指錢而為是言非真以錢為
阿堵也今直稱錢為阿堵不知阿堵果何物邪且顧
長康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謝安曰明公何須壁
間著阿堵輩殷中軍曰理應在阿堵上此皆言阿堵
豈必錢邪此與王子猷以竹為此君之意同裴迪詩
曰竹君者是也

野客叢書卷第八

長洲吳曜書
章訓章掖刻

野客叢書卷第九

長洲王楙

李陸娛老之趣

士大夫晚年不問家事自適其適非其曾中能擺脫
世累未易及此僕讀陸賈李遷哲二傳深喜其得娛
老之趣陸賈爲太中大夫而歸家好時出橐中裝分
與五子令各生產賈常帶百金寶劍乘安車駟馬從
歌鼓瑟侍者十人與諸子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之
費極則十日而更所歿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
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女爲

也李遷哲為刺史歸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里間第宅相次姬媵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童僕侍婢閹人守護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醺盡平生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名披籍以審之二公臨老能自享如此是非高見邪其有斷斷焉計較口腹疲精竭力為子孫作活至老歿而不知休者人之賢愚相去幾何哉

魏舒無聊

人在世間不必贏餘粗足伏臘心下無事子孫同樂此政樂爾苟為不然雖官尊年高何益於事晉魏舒位司徒年八十二官非不尊壽非不高然惟有一子一孫皆先逝煢然獨處愁苦無聊天子於是下詔以安之曰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怛然為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增滋味品物仍賜陽燧安車出入觀省或以散憂寵則寵矣樂安在哉僕謂當此之時不如一介之士無榮無辱優游蓬蓽之下仰事俯育團圍笑語和氣滿懷有足樂者理有不可致詰既與其貴又與其壽又何不與其後以慰其心豈非傳其翼者去其角乎天苟如是又何不裁其有餘補其不足哉今與其貴又與其壽而不與其後使其悲苦無

聊則所與貴與壽者無補其為樂又不如不與之為愈也不知天與其貴與壽者將榮之邪抑困之邪殆不可致詰也

賈逵傳誤

賈捐之傳云捐之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卽位上疏言得失賈逵傳云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傅曾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扶風僕嘗考之誼仕文帝之初捐之仕元帝之初計文帝卽位至宣帝末年百三十餘年誼之後方至三世而賈逵傳謂文帝時之誼為九世祖而宣帝時之光為曾祖自誼至光且七世而逮事四朝又何其太速誼視捐之為三世孫視光為六世孫豈有三世孫仕元帝而六世孫仕宣帝之理疑傳之誤

元白韓柳

世稱元白而元之所為視白為甚慙世稱韓柳而韓之所守非柳之所及僕嘗求之元白韓柳始未嘗不同所以異者中道而變耳元稹為監察御史動皆守正及其召還次敷水驛與中使抗略不少貶由是獲罪當是之時李絳崔羣之徒皆力言其枉是其所所以與樂天同也使稹自此確然不變終始一節亦何愧

於樂天哉奈何不能自守反附其徒平生志節於是
掃地子厚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是其與
退之同為監察御史與王叔文相附此所以與退之
異也使子厚自入仕後不附叔文之黨又何慙於退
之也元稹附會小人遂得入相子厚附會小人反為
終身之累是稹做著子厚做不著且子厚一廢不起
較其所圖孰得孰失善乎劉高尚曰君子贏得做君
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古人避諱

古今書籍其間字文率多換易莫知所自往往出於
當時避諱而然僕不暇一一深考姑著大略於茲自
可類推也秦始皇諱政呼正月為征月史記年表又
曰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曰端平法度曰
端直厚忠皆避正字也漢高祖諱邦漢史凡言邦皆
曰國呂后諱雉史記封禪書謂野雞夜雉惠帝諱盈
史記萬盈數作萬滿數文帝諱恒以恒山為常山景
帝諱啓史記微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啓母石作開母
石武帝諱徹以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宣帝諱詢
以荀卿為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為盛氏光武諱秀
以秀才為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為老嚴以辨裝為

辦嚴或者以為稱人當曰辦嚴自稱曰辦裝不知辦嚴卽辦裝也殤帝諱隆以隆慮侯為林慮侯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為賀氏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為杜度吳太子諱和以禾興為嘉興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為孟仁晉景帝諱師以師保為保傅以京師為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為韶穆昭君為明君三國志韋昭為韋耀愍帝諱業以建業為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為鄧岱山岳為山岱簡文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為陽秋晉人謂皮裏陽秋是也富春為富陽蕪春為蕪陽齊太祖諱道成薛道淵但言薛淵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絹隋祖諱忠凡言郎中皆去中字侍中為侍內中書為內史殿中侍御為殿內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治書御史代之中廬為次廬至唐又避太子諱忠亦以中書郎將為旅賁郎將中舍人為內舍人煬帝諱廣以廣樂為長樂廣陵但稱江都唐祖諱虎凡言虎率改為武如武賁武丘之類是也高祖諱淵趙淵為趙文深太宗諱世民唐史中凡言世皆曰代凡言民皆曰人所謂治人生人富人侯之類是也民部曰戶部高宗諱治唐史中凡言治皆曰理如東漢注引王吉語而曰至理之

主才不代出者章懷太子避當時諱也武后諱照以
詔書為制書鮑照為鮑昭懿德太子重照改曰重潤
劉思照改曰思昭睿宗諱旦張仁亶改曰仁愿玄宗
諱隆基惠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竝去隆字君基太
一民基太一竝作其字隆州為閬中隆康為普康隆
龕為崇龕隆山郡更名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為
鍾陵蘇預改名源明以薯蕷為薯藥至本朝避英宗
諱曙曰山藥簽署曰簽書德宗諱适改括州為處州
憲宗諱淳淳州更名蠻州韋純改名貫之韋淳改名
處厚王純改名紹陸淳改名質柳淳改名灌嚴純改
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諶崔純亮改名仁範程純改
名弘馮純改名約穆宗諱恒以恒山為平山敬宗諱
弘徐弘改名有功文宗諱昞宋緄會要作宋混鄭涵
避文宗舊諱涵改名瀚武宗諱炎賈炎改名嵩宣帝
諱忱常諶改名損穆諶改名仁格石晉高祖諱敬瑭
拆敬氏為文氏苟氏至漢而復姓敬本朝避翼祖諱
敬復改姓文或姓苟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為省中武
后父諱華以華州為太州韋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
元忠竇懷貞避韋后家諱而以字行劉穆之避王后
諱以憲祖字行後又避桓溫母諱更稱小字武生虞

茂避明穆后母諱改名預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子書凡言長悉曰修晉以毗陵封東海王世子毗以毗陵為晉陵唐避章懷太子諱賢以崇賢館為崇文館王館除會稽內史以犯祖諱會字以會稽為鄒稽賈曾以父諱至中不肯拜中書舍人韋聿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柳公綽遷禮部尚書以祖諱換左丞李涵為太子少傅呂滑劾涵謂不避父名少康劉溫叟以父諱岳不聽絲竹之音李賀以父名晉肅不赴進士舉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趙談曰趙同張孟談為孟同范曄以父諱秦後漢郭泰曰郭

太李翱祖父諱楚金故為文皆以今為茲錢王諱鏐以石榴為金櫻改劉氏為金氏楊行密據揚州揚人呼蜜為蠶糖偽趙避石勒諱以羅勒為蘭香宋高祖父諱城以武成王為武明王以武成縣為武義縣古人避諱似此甚多不可勝舉聞見錄謂德宗立議改括州適處士星應括州分野遂改為處州處州合上聲呼呼去聲非也容齋隨筆謂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改嚴州蓋取嚴陵灘之意子陵乃莊氏避明帝諱以莊為嚴合為莊州李祭酒涪謂晉諱昭改名侶案說文自有侶穆字以昭為侶蓋借音耳公之

論如此僕又觀韓退之諱辨謂武帝名徹不聞又諱車轍之轍今史記天官書謂車通此非諱車轍之轍乎前輩謂馬遷史記不言談今李斯傳言宦者韓談此非史記言談乎又謂漢書無莊字今爰盎傳上益莊鄭當時傳鄭莊千里不齎糧茲非漢書言莊乎漢書注以景字代丙字如景科景令之類晉書與唐人文字皆然細素雜記亦莫曉所自僕考之蓋唐初為世祖諱耳

王易簡詩句

遜齋閒覽云詩人類以解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

貴為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徹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忘情於軒冕邪僕謂人之官職要皆自有定分無固不可強求有亦不容固避士大夫一進一退貴乎順理非必以忘情軒冕之為高也觀三公詩頗以易簡之言為當理然不若曰青山得意且歸去官職有時還自來

餅粟鬢絲

東坡曰淵明歸去來辭餅無儲粟使餅有儲粟亦無幾此翁只於餅中見粟歐公曰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幾何二公戲言之耳非真譏之也僕謂詩固言志然才人志士筆端造化抑揚高下不可以一律觀譬之水泉揚之可以滔天抑之不過涓涓於溝洫間爾文章亦猶是且如樂天詩句率多優游不迫至言窮苦無聊之狀則曰塵埃常滿甌錢帛少盈囊侍衣甚藍縷妻愁不出房樂天之窘豈至是邪則知詩人一時之言不可便以爲信其託諷之意蓋亦有在正與宋玉大言小言賦之意同

禹錫平淮詩

隱居詩話曰人豈不自知及愛其文章乃更大謬劉禹錫稱平淮西詩云州中喔喔晨雞鳴譙樓鼓角聲和平以爲盡李愬之美又曰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年以爲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句爲何等語此隱居之言也僕謂詩人意到自有所喜禹錫之意隱居自不解耳豈可以目前之語疵之哉且如池塘生春草之句亦甚平易是人皆能道者靈運至謂有神助則靈運之意有非他人所能知也禹錫所謂州中喔喔晨雞鳴譙樓鼓角聲和平所以見李愬不

動風塵曉入蔡州擒捕醜虜如此始知元和十二載
四海重見昇平年所以見憲宗當德宗姑息藩鎮之
後能毅然削平禍亂使人復見太平官府如此僕嘗
味之此兩聯正得當時之意隱居以為何等語是不
思之過也

子美悶詩

西清詩話曰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悶詩
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余若此從王逸
少語當卒以樂歿豈復有悶邪僕謂西清詩話此言
是未識老杜之趣耳平時見青山白水固自可樂然
當愁悶無聊之時青山白水但見其愁不見其樂豈
可以常理觀哉老杜在蜀栖栖依人無聊之甚安得
不以青山白水為悶邪曾子固謂以余之窮足以知
人之窮僕因知子美之言為不妄也

景仰前修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為未當詩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自魏晉
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僕謂此
謬自漢已然非始於魏晉也僕觀東漢劉愷傳曰今
愷景仰前修注景慕也則知此謬其來尚矣近時名

公如東坡亦承此謬孫巨源作景疏樓東坡有詩曰
不獨二疏為可慕他時當有景孫樓豈特俞清老之
謬而已

張長公

唐詩中多用張長公事如陳子昂詩曰世道不相容
嗟嗟張長公此蓋言張釋之子耳釋之子名摯字長
公隱而不仕見推於時據南史又有一張長公簡文
帝開文德省置學士以吳郡張長公與庾肩吾充其
選陳宣亦曰昔吳國張長公耽酒年六十自言引滿
大勝少年時是則有兩張長公矣長公者猶言長卿

長君耳前漢人語夫率多用君卿公翁子伯叔孟仲
季長次幼少穉此十五字有兄弟者往往以孟仲季
長次幼等字為次第如張釋之字季其兄字仲計必
有長兄字孟或伯者鄭弘字穉卿兄昌字次卿計必
有長兄字長卿者杜延年字幼公攷世系表杜延年
有二兄延壽延考而不著其字以幼公字推之計其
二兄必字長公次公此理明甚張長公之名自陶淵
明發之

髯奴事

魯直次炳之玉版紙詩韻曰王侯鬚若綠坡竹注王

裊髯奴詞曰離離若綠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按
古文苑所載髯奴詞乃黃香所作非王裊也裊所著
者僮約耳詩話曰潘十云炳之得此詩大以為憾炳
之僕曾大父也上字諱伯下字諱虎仕至戶部郎家
有畫像存為髯而肥魯直此筆藏於家有過庭集三
十卷行於世舊有坡仙簡牘王會之挾老秦取之去
今不知所在矣

詩句紀時

張華勞還師歌曰昔往冒隆暑今來白雪霏劉禹錫
曰昔看黃菊與君別今見玄蟬我却回權德輿曰去
時樓上清明夜月照樓前撩亂花今日成陰復成子
可憐春盡未歸家皆紀時也此祖詩昔我往矣楊柳
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意方干詩曰去時初種
庭前樹樹已勝巢人未歸

度曲二音

漢元帝贊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瓚
注謂歌終更授其次引張平子西京賦度曲未終之
語為證師古曰應說是也太各切僕觀西京賦復引
元帝自度曲為證正如瓚之失是不深考耳二者各
有意義豈一律哉元帝度曲乃隱度之度音鐸如應

劭所注師古所音是也西京賦乃度次之度耳音杜
豈元贊之意哉注但見元贊有此二字故引為證而
不知其意自別古文苑宋玉笛賦度曲羊腸此語却
可以為證而又在漢贊之先注者不知之近觀藝苑
雌黃辨此二音頗與僕意合然亦不推原宋玉之語
夫豈未之考乎今人詞中用度曲二字類謂祖元贊
非也

三公官加公字

北朝多以三公官加公字為除贈曰司空司徒公
太尉公是也而贈之者尤多如高允之徒贈司空公
王衍之徒贈太尉公又如賀拔欽昔除司空公及夢
贈太尉公之類不一示尊崇之義爾僕觀漢孔廟碑
有曰吳雄為司徒公趙戒為司徒公知是之稱不為
無自矣

唯室青詞

唯室先生作追薦弟青詞有曰氣分父母孰如兄弟
之親痛切肺肝無甚歿生之隔人以此四句為切當
於理僕觀白樂天祭弟文有曰親莫愛於弟兄別莫
痛於歿生唯室此言蓋樂天意耳

野客叢書卷第九

三

野客叢書卷第九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